

场女人

I

聂昱冰◎著

官场中的女人分三种

一种是纯美花瓶 让男人身心愉悦

一种是中性女人 让男人忌惮三分

最厉害的是第三种——温柔一刀 让男人防不胜防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悦
时
光

官场女人

聂昱冰 作品
NIEYUBING Work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官场女人 I / 聂昱冰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5399-3745-8

I. ①官… II. ①聂…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4609 号

书 名 官场女人 I
著 者 聂昱冰
责任编辑 姚 丽 赵 阳
责任校对 王维嘉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10 千
印 张 17.25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745-8
定 价 26.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题 记

“每当面对着权力这块蛋糕，开始争夺的时候，就再也没有人把我当成女人，彼此的眼中，只有不死不休的对手！”一位在官场中挣扎了十年的女公务员的真实自白。

“官场中的女人分两种，一种是花瓶，让男人身心愉悦，一种是比男人还要危险的对手！”一位几经官场沉浮的男公务员的真实感悟。



目录

Contents

题 记/ 1

第一章 拆迁危机/ 1

第二章 明争暗斗/ 27

第三章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55

第四章 机关里的“内斗”/ 75

第五章 勾结/ 100

第六章 一封上访信/ 120

第七章 流血事件/ 153

第八章 离婚/ 175

第九章 强拆现场/ 205

第十章 新官上任/ 243



拆迁危机

1

山北市新城区的新城改造计划终于审批下来了，第一期工程，就是要拆迁三个城中村，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不仅新城区，整个山北市的政府机关都像是被打了一剂强心针一样，全部都兴奋了起来。这三个城中村，占地面积一千亩，初步估计拆迁面积超过了一百万平米！

一千亩土地，这是一个多么震撼人心的数字！很多人当再走过那片城中村的时候，都会禁不住抬头朝天空望一望，想象一下，这里如果矗立起一栋栋的高层住宅的话，将是怎样一种壮观的情景。已经有好事者做出了计算——一百万平方米，按照2.8的容积率，能盖起28层的板式高层160栋，那是480万平米的建筑面积，就算按房价是4000元一平米，算下来，这就是192个亿的收入！

192个亿，这将让多少人飞黄腾达。能让多少人一夜之间跨入富豪的行列，又能让多少官员锒铛入狱？

新城区区政府办公楼里，丁山从电梯里走了出来，这一层不同于办公楼中的其他楼层那样人来人往，显得非常幽静甚至有些冷清。新城区的一把手谢永天书记就在这里办公。丁山今天是专门奉召来觐见的，刚才谢书记在电话里只淡淡地说了一句：

“你不忙的时候上我这儿来一下。”

丁山马上就放下了手边所有的工作来了——说到底，工作是给领导干的，所以领导的吩咐和召唤永远是第一位的。

谢永天的办公室宽敞、明亮，装修豪华却不张扬，谢永天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透过眼镜片望着走进来的丁山，脸上带着一丝让人揣摩不透的笑容——这也是他的招牌表情，他面对下属的时候，永远都是这个样子的。谢永天五十开外的年纪，因为保养得当所以看上去显得更年轻一些：

“坐。”谢永天的手象征性地一划，丁山就顺势坐在了一旁的沙发上——他只坐了沙发的一个边缘，身体微微向前倾着，这样他即使坐下了，可是仍旧保持一个毕恭毕敬的状态。

“我今天叫你来，是想跟你商量件事情。”谢永天不紧不慢地说道。

“您说。”

“你不是想动一动吗？”

丁山的身体一下子就绷紧了，这是他现在最关心的事情了。丁山现在在一个附属局做局长，他一门心思就想调到一个大局去，丁山也明白，按部就班，自己只能做副局长，不过没关系，只要当上了大局的副局长，他就可以再朝着局长的方向努力了。

谢永天很满意丁山的反应——领导在安排下属提升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看到下属为了这次提升而激动不已、感恩戴德，官场上的官位有限，而每个人又都想当官，所以一定要把这些官位留给那些最热衷、最期待的人。

“你具体有什么想法吗？”谢永天又问。

“我服从组织安排，”丁山飞快地说了句套话，然后才又说道，“谢书记，我是您亲眼看着成长起来的，所以请您放心，不管您把我放到哪儿，我都一定把工作干好，给您争气。”

谢永天微笑着点了点头：

“组织上有意让你去城建局做副局长。”

谢永天的声音不大，可是丁山却好像平地里听到了一声炸雷！





城建局副局长！

丁山有点儿发懵，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现在在众人眼里，城建局简直遍地都是金块儿，你进去了只要捡就行了，无数的人都在望着城建局垂涎欲滴，而上天就这么措手不及地把他推进了这座金矿！

谢永天望着丁山，仍旧是不紧不慢的：

“你小子进机关干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给我当秘书，所以我跟你不绕圈子。我知道人们都在说现在的城建局是一座金矿，可是我告诉你，它不仅是金矿，更是一座火山！你去城建局，能享了福，是你的本事，但是你得先把工作给我干好，第一关，你就得把拆迁工作做好！”谢永天的声音突然沉重了，“拆迁要是出了事，可不是仅仅丢官那么简单！”

3

丁山从谢永天那里出来之后，仍旧感到全身燥热，看看表快十一点了，他也没心思工作了，随口跟办公室说了一声就走出了机关大院。去哪儿呢？丁山开着车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转了两圈，就找到了方向。他掏出电话直接就摁了一个快捷键，片刻之后，电话里就响起了一个娇媚的女声：

“喂？”

“中午一起吃饭吧。下午也别安排别的事了，我今天有时间，我们好好待会儿。”丁山的态度就像是给下属交代工作那么简单。

电话那一端的女人欢天喜地答应了，俩人约好了见面的地点，丁山就直接收线。这就是有情人的好处，你烦的时候随时都能找到一个缓解和宣泄的港湾。

下午四点多钟，丁山在一家高档洗浴的顶级套房中，缓缓苏醒了过来。套房自带着一个豪华的浴室，里面有硕大的双人浴缸，卧室的房顶上镶着整片的玻璃顶，一切都那么香艳、奢靡。

那个女人背对着丁山睡得正熟，雪白的被子滑开了，露出她大片嫩白的脊背，卷卷的头发散在脖子上，更显得黑白分明。看着这样的情景，丁山又有些蠢蠢欲动了，不过他克制住了自己，没有把手伸过去，因为他不想吵醒了女人，他现在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来理一理思路。丁山一直都认为，女人是好东西，但是不能让女人耽误了事情。

丁山披上睡衣下了床，地上厚厚的地毯吞没了一切声音，他悄无声息地走到了外间，打开了桌子上的电脑，漫无目的地翻着网页，其实他根本不知道电脑上都出现了



些什么，因为他脑子中的画面比网页闪的还要快。

自己马上就要去城建局做副局长了，不用想都知道，城建局的一把手池志彬会多么痛恨这个决定，进而延伸到恨丁山这个人！当然，这种仇恨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池志彬到城建局两年了，城建局一直就在他的铁腕控制之下，城建局还有两个副局长，一个姓王，马上就要二线了，已经不管事了，还有一个女的，叫沈虹，那个根本就是软性儿的菩萨。所以，城建局就等于是池志彬的个人王国。而现在这个王国刚刚得到一笔天大的财富，人家池志彬还没开始往家里搬呢，突然就冒出个丁山来，和他一起管理这笔财富，这换成谁也接受不了。也就是说，自己虽然还没有正式上任，可是跟池志彬已经是水火不容了。

除了池志彬，城建局里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人物，城建局下属二级局，城市管理局的局长王彩霞！

想到王彩霞，丁山就下意识地朝着里屋的大床看了一眼，说心里话，这个女人隐隐的和王彩霞有着几分相似。这是丁山深埋在心底的一个秘密——几年前，当他和王彩霞都正值青春年华的时候，他曾经深深地爱上了她。现在时过境迁，使君已有妇，罗敷亦有夫，可是这份情愫却没有因为时间而变淡，恰恰相反，这份情却像陈年的酒一样，日久愈烈。也正因为，曾经深爱过，所以丁山比一般人更了解王彩霞，他深知，这个女人绝不似她表面上所显现出来的那么平和，她的野心一点儿也不比男人小。

彩霞，你听说了吗，我也来城建局了，你会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我呢？在我和池志彬的这场近身肉搏中，你会帮助哪一方呢？

王彩霞已经听说了丁山的任命了，机关里本来就没有秘密。正如丁山所料的那样，这个消息，在她的心中激起了千尺波澜。

王彩霞今年二十八岁，结婚没两年呢，还没有孩子，丈夫在下面县里当副县长，不忙的时候一个礼拜回来一次，忙的时候就没准儿了。这种情形在机关里很常见，到处都是双双在仕途上奔波的夫妻。

老公不在家，王彩霞就还是和父母同住，家里没有拖累，她也就顺理成章的把全部心思都放到了工作上。

人们都公认王彩霞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其实确切地说，她是一个很精致的女人，机关里的女人好像都打扮得很精致，这也就是为什么机关大楼里的女人看起来都比较漂亮的原因，女人嘛，本来就是三分容貌七分打扮。

王彩霞个子修长，刚刚结婚两年还没有生育的少妇，正是身材最完美的时候，玲珑有致。





王彩霞是一个很会打扮的人，也很会利用装扮自己的机会，来塑造自己的形象。她留着一头短发，头发稍微烫了一点儿弯儿，蓬松着，显得很精神。她和机关中的大多数女干部一样，都是常年穿职装的，所以一年四季，她的衣服都是素色的套装，雅致、端庄。她只戴式样简单的耳钉，只戴纤细的白金手链，手指上只戴一枚纤巧的结婚戒指。而这些首饰虽然式样简单，但都像她的衣服和皮包一样，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它们不菲的身价。

现在已经过了下班的时间了，可是王彩霞仍旧独自一个人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她习惯于当办公楼安静下来之后，认真梳理一遍这一白天发生的所有事情，包括见的每一个人，说的每一句话。机关里的工作百分之九十都是在跟人打交道，所以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在机关里，办公室就是身份的象征，什么级别用什么规格的办公室，是一点儿都马虎不得的。作为城建局下属二级局——城市管理局的局长，王彩霞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但是装修的非常简单，家具也都很朴素。当然，办公室的装潢和配置都属于自己局内部的小事，领导不会无聊到去理会这些，但是你自己得懂分寸。

在机关熬了快七年了，王彩霞体会最深的就是“分寸”。分寸不仅仅指的是让人谨小慎微，而是说该低调的地方决不能张扬，可是该出手的时候也决不能手软！

比方说这一次，城建开发的任务一下达到局里，王彩霞就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她已经做好了出手的准备，可是没想到，突然间，冒出来一个丁山！

王彩霞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眺望着机关大院，各种牌子的车鱼贯开出，不用问也知道，它们都奔赴向了市内的各个大饭店，就好像演员赶场一样，离开了机关大楼这个舞台，立刻就赶去了酒局这另一个舞台，但不管是哪个舞台，演出的目的都是一样的——争名逐利。

4

这个时候，城建局的一把手，正局长池志彬也滞留在了自己的办公室里。

他的办公室比王彩霞的大，也豪华了一些，墙上也像别人似的，挂着两幅同僚送的毛笔字，可是池志彬对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感兴趣，他挂上字只是为了随大流，他可能连那上面到底写的是什么都不知道。他这辈子就对一件事感兴趣——当官！

池志彬今年三十六岁，高高的个子，身材挺拔，五官俊朗，是机关里出了名的美男子。他热衷于仕途，一心就想着让自己的官位再高升一些。

他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所以他总是迫切的渴望能够得到一个展示





自己能力的机会，好让自己脱颖而出！现在机会终于来了，新城区建设，这是重中之重的工作，如果自己能够把这件工作处理好，那平步青云就指日可待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却偏偏给他空降来一个丁山！这真是让池志彬恨得心都疼了。他和丁山没有私交，但是作为同龄干部中的两个佼佼者，多年来他们一直都在密切地关注着对方，也一直都把对方视为隐藏着的对手，可是没想到，他们两个还真有对上的一天。

人们都说，最了解你的人不是你的朋友，而是你的对手，这句话太有道理了，池志彬就认为，自己非常了解丁山。他坚信，自己想从这次拆迁中得到的东西，例如钱、更大的官职，这些丁山一样不差的也全都想得到。所以，现在的局势就是，两只饿极了的老虎被圈到一个笼子里，面对着同一头牛，两只老虎的心思是一样的——想法把对方咬死，我来独享这头牛！

池志彬越想越气，一拳砸在了桌子上：

丁山，你不怕死，就来吧！

事实上，今天下午的时候，池志彬就已经开始给丁山挖陷阱了。下午有下属来找池志彬汇报拆迁中遇到的钉子户的问题的时候，池志彬一反过去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很轻描淡写地说道：

“不急，稍微等一等。”

“等一等？”下属都怀疑自己听错了，因为在这段日子里，池志彬整个就是一个工作狂，干工作比干他们家自己的事还上心呢，都恨不得让人们二十四小时去工作。怎么他却突然间不急了？

池志彬看出了下属的疑惑，漫不经心地说道：

“我是考虑，光靠你们几个这么折腾也不行，还是应该安排一位带队领导，这样工作才好开展。”

下属一听不禁喜形于色，他早就盼着能有位领导带队了，到时候自己就光干活不用担责任了，想想都高兴，他迫不及待地问道：

“池局，您什么时候给我安排带队领导啊？”

“下周吧，这周工作先暂缓，等带队领导安排好了再继续开展。”

“好。”下属兴冲冲地走了。

池志彬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

“丁山，这个带队领导的位置，我是专门为你预备的。”

看着大院里渐渐冷清下来了，王彩霞也准备回家了，她刚一迈出办公室，就看到斜对面的局长办公室的门也打开了，池志彬和她同一时间走出了办公室。两个人突然





间看到了对方，都感到有些意外，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两个刚才分别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的时候，都进入了一种比较松弛的状态，暂时摘下了常年戴在脸上的面具，而他们又都是绝不愿意在不戴着面具的时候见到同事的。池志彬在一秒钟之内就又戴起了面具：

“彩霞，怎么还没走？”他率先开口问道。

王彩霞也紧跟着就恢复了“正常状态”，非常有礼貌地笑了笑：

“开会前有件工作没处理完，刚才就加了会儿班，把它处理完了。”不知道别的行业的人有没有这种特质，反正机关的人，谎话是张口就来的。

“嗯，好，”池志彬点头赞许，“今日事，今日毕，我就喜欢你这种踏实的工作态度，尤其是女同志，做到这一点很难，大部分人都是一下班就想着往家奔。”

王彩霞恰到好处地笑了笑：

“也可以理解，女人和男人不一样，孩子、老公，公公婆婆，家里一摊子事儿呢，怠慢了哪个都不行。”

池志彬也笑了：

“是啊，女同志也的确是不容易。”

两个人一起并肩朝外走，一边走一边信口闲聊：

“小陈没回来？”池志彬问。小陈是王彩霞的丈夫，陈志刚，一个从农村考出来的名牌大学生，毕业后直接分配到市团委了，近几年进步的很快，比池志彬还小两岁，却在去年弄了个实职副县。所以每当想起陈志刚来，池志彬就会在心底长叹一声，这仕途就像开车一样，本来两辆车紧挨着，可偏巧人家就赶上绿灯的尾巴过去了，而自己则正好赶上变灯了，只好停下来等着，这一走一停，就被别人远远地甩在后面了。不过这些念头，都是埋藏在池志彬心底最深的隐秘，他是不会在任何人面前流露出来的。所以现在他虽然提到了陈志刚，可是态度却是标准的上级对下属的关心。

王彩霞也不傻，在机关浮沉了这么多年，她已经深谙女人混机关必须要恪守的所有禁忌了，其中一条就是：在女上级面前千万别强调自己年轻，在男上级面前千万别强调自己老公比他官大——当然，如果自己老公比他官大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而像陈志刚和池志彬这种情况，两个人年龄差不多，级别也比他高不了多少的，还是少提为妙。

所以王彩霞做出了一副很无所谓的样子：

“没回来。”

这时他们两个就已经走出了办公楼了，池志彬忽然说道：

“彩霞，今天晚上有安排吗？”





“没有。”

“那我请你吃顿饭吧。”

王彩霞愣了一下，马上就很快地笑了：

“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啊，领导这么关心下属。”

“嗨，这算什么关心啊，咱俩也有日子没一起吃饭了，相请不如偶遇，既然咱俩都没事，那索性就今天吧。”池志彬很洒脱地说。

“那好，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不过先说好了，您要是想给我派活，就直接说就行了，真不用这么大费周章地请我吃饭。”王彩霞显现出一副很活跃的样子——机关中的女人本来就是一种面目，她们总是在不同的时候展现出不同的样子来。

“我没想给你派活儿，就是想请美女赏光吃顿饭，行了吧？请上车吧。”

池志彬帮王彩霞拉开了车门，车在两个人的笑语中开出了大院。

王彩霞并不担心两个人下班后就这么大摇大摆地坐一辆车走了，会引起什么流言蜚语。她知道，机关里男男女女的事很多，但这些事在机关里是瞒不了人的，谁跟谁好，谁跟谁没关系，大家心里都跟明镜儿似的。所以，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没必要弄得自己那么草木皆兵。

正是下班的时间，路上很堵，池志彬一边开车一边想着自己的心思，他这个人从来不干没有意义的事，就像今天拉着王彩霞去吃饭，虽然是看到王彩霞后才临时决定的，但是目的也是非常的明确，因为他知道，王彩霞和丁山私交甚笃！

王彩霞大学毕业刚刚分到区里的时候，是被分配到了区委办的，而当时丁山也在区委办，两个人接受同一位领导的管辖，所以他们两个相当于师兄妹的关系。机关里讲究这个，只要是自己跟过的老领导，一定要敬重一辈子，而如果是坐过同一间办公室的同事，那就要亲热一辈子，否则就会被人称作薄凉。谁也不愿意担一个薄情寡义的名声，所以大家就可着劲儿的表现出自己和故旧之间的亲情，丁山和王彩霞也不例外，不管他们心里各自都是怎么想的，也不管他们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他们在人前的时候，是绝对的兄妹之谊。

虽然池志彬也明白这些道理，可是现在偏偏把丁山放到这里来了，他就不得不重新估量一下这两个人的关系了。

池志彬利用拐弯儿的机会斜瞄了一眼王彩霞。王彩霞望着车窗外，不知在想什么。这个女人其实挺吸引男人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自打这辈子第一次见到她，就没有那种想要跟她发展出点儿什么的想法。在一起工作了两年了，两个人的关系仍旧保持在融洽的同事和上下级的尺度上。这对于池志彬来说，简直是一件很奇迹的事情，池志彬属于那种一般世俗意义上很帅很有魅力的男人，也很多情，一言一笑





间，就总是能吸引了女人，他也很喜欢女人，在不影响自己的家庭和仕途的前提下，他愿意尽可能多的和女人接触。可是他跟王彩霞，就是一点儿感觉都没有。看来，即使是暧昧也是要讲究缘分的。

不过现在池志彬开始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了：

王彩霞和丁山关系非常密切，如果丁山来了，他们两个很可能就会联合起来，也许自己真的应该想办法和王彩霞再把关系拉近一些，免得她阵前倒戈了。

池志彬直接带着王彩霞来到了山北市一隅的潇湘食府。

这里的地理位置并不好，已经靠近了高速引路，但也正因为地处城市和乡村的结南部，所以才更独有一份喧哗闹市中无法匹敌的清幽。饭店门口种着大片的竹林，隔绝了公路上的车马喧嚣，如果想小酌密谈，这里的确是一个最佳的选择。穿过竹林，才是停车场，酒店整体上模仿了园林似的建筑，虽然模仿的很假也很粗略，但在城市之中，能有这份宽敞、豁亮就已经很难得了。

饭店里的服务员一律选择的都是那种纤细娇小的女孩子，穿着玉白色的旗袍，挽一个低低的发髻，从背影看还真有几分潇湘妃子的风范。真不知道，如果曹雪芹在世，发现他的文章被这么着给活学活用了，心中会作何感想。

服务员把两个人引到一个僻静的双人雅间，就在王彩霞脱下大衣一转身的那一瞬间，池志彬竟然差点儿失神，因为他的目光恰好落到了王彩霞的腰上，平常王彩霞在办公室的时候都是穿着一件西装的，今天只穿了一件薄薄的羊绒衫，池志彬第一次发现，王彩霞的腰竟然很圆润很柔软。

池志彬的失神只是一下子的事，这一点他和丁山一样，喜欢女人，但绝不会为了女人耽误正事。

池志彬拿起了菜谱：

“想吃什么？”

“随便，我不挑食。简单点儿，清淡点儿就行。”

“嗯”，池志彬翻看着菜谱，仿佛是自言自语似的，“女同志一般都不爱吃肉，那咱们今天吃点儿海鲜吧，两份海胆蒸蛋，两份红烧海参，一份鲜蛤豆腐，两盅鱼唇羹，再要……”

“我不吃鲍鱼。”王彩霞看出来家常菜点完了，接下来肯定要上主菜了，所以及时的插了一句，她当然不是不吃鲍鱼，而是不能在领导请自己吃饭的时候点鲍鱼，这也是分寸。

池志彬笑了笑：

“好，不吃鲍鱼，那就要这个吧。”他对着服务员点了点菜谱，服务员记了下来，



就出去了。

“你点得什么啊？”王彩霞有些好笑地问，“还弄得这么神秘。”

“给你点了份甜点。”

不大工夫，菜端上来了，一个金色带罩子的金属托盘放到了王彩霞的面前，服务员揭开了罩子，里面是几件分外精致的雕花金属餐具，原来池志彬给她点了一份鲜奶燕窝。

“女同志吃点儿这个好，养颜。”池志彬笑容可掬地说道。

“谢谢领导。”王彩霞拿起一个精巧的银勺轻轻地搅动着燕窝，心中暗自感叹，难怪有那么多女人对池志彬死心塌地的，他哄起女人来的确有两下子。

两个人一边吃饭一边闲聊着，就是谁都绝口不提丁山这两个字。官场上的人际交往，有时候速度比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皮肉生意还要快，可有时候，却比六十年代的人谈恋爱还要含蓄。这快与慢也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的，像现在这样，池志彬和王彩霞彼此都心知肚明，却要互相揣摩试探的时候，就是在比着看，谁更沉得住气。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谁都不想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先暴露出来，都想先看一看对方的态度。

忽然，王彩霞的手机响，是短信提示，她低头看了一眼，有些意外，因为短信竟然是丁山发来的，丁山给她发了一个回也可不回也可的笑话。

王彩霞的嘴角上浮现出了一丝很淡的笑容：

该来的，不该来的，这就都来了。

5

丁山现在正坐在家里看电视，他今天是按照下班点儿回的家，回了家之后还象征性的帮着老婆做了做饭，把老婆哄的眉开眼笑。丁山一直就认为，为了外边的女人弄得家里鸡飞狗跳的，是最愚蠢的行为，男人如果想要成功，有一个稳定和睦的家庭是前提。所以，绝不能因为外面的女人而影响了和老婆的关系。

吃完饭，丁山就懒懒地靠在了沙发上，下午那个女人太能缠人了，把他熬的太累了。这还不到八点，他就有些昏昏欲睡了。不过虽然身体很累，可是他的脑子却很兴奋，脑子里的念头就像是一只疯狂的松鼠一样，到处乱窜，让他不得安宁。

谢永天的心思他看得很清楚，谢永天已经到了这把年纪了，再往上升基本是不可能的了，所以他现在的目的是两个，一是得看住了池志彬，别让他惹出什么大乱子来，拆迁、新建，这些都是风险极大的事情，到时候如果池志彬的胆子太大了，真闹出祸来，再连带的他谢永天陪着进监狱，那就太冤了，他可不想自己的晚节毁在这件





事上。而另一个目的，那当然就是他也想从这件事里捞取点儿好处了，哪个人不爱钱呢？尤其是一位马上就要二线了的干部，就更觉得钱是好东西了。

基于这两个原因，谢永天才把丁山弄到了城建局来，一方面制衡着池志彬，不让他一个人一手遮天地胡来，另一方面，放一个自己的亲信在那里，他也能分上一杯羹。

所以，丁山在城建局的这出戏里，只不过是谢永天手中的牵线木偶，替他看人，替他敛财。

想到这里，丁山不禁笑了，喃喃自语道：

“谢书记，你的想法不错，我也算是沾了您这个想法的光了，要不我也没机会来城建局，只是，等我到了城建局之后，究竟是做您的牵线木偶，还是做一个真正的城建局长，那就得看我自己的本事了。”

九点多了，王彩霞还没有回他的短信。丁山决定不再等了，直接回屋睡觉去了，反正明天一早，组织部就会送自己去城建局报到，到时候该见的就都见着了，而且以后大家在一个楼层里办公，打交道的日子还长着呢。

丁山很快就发现，他想错了，他去城建局报到的时候，一个人都没见着。

由组织部的干部送新任领导到部门报到，这是惯例，一般来说，到哪个部门上任，这个部门都会把全体干部，至少是相关的干部组织起来，搞一个简单的见面会，在会上，组织部的干部宣读一下任命文件，大家认识一下，这一个程序就算是走完了。

可是当组织部人员把丁山送到城建局的时候，等待他的竟然只有池志彬一个人，

“非常不巧，拆迁村里临时出了点儿状况，而且还挺严重，没办法，两位副局长马上就带着人去现场了。”这是池志彬的原话。而通过池志彬这些无可挑剔的话，丁山只看到了三个字——下马威！

丁山也不是省油的灯，当下就告诉池志彬：

“没关系没关系，工作第一，其他都是次要的，宣布不宣布任命，这都是形式，最主要的是，领导把这摊子活儿给了咱们，咱们就得把它干好。您先忙吧，我还得回我那儿处理一些交接的事。下周一我就自己上班来了，你就不用费心我这儿了。”

丁山的意思也很明白：

甭跟我来这套小儿科，有本事上组织部把我的任命撤了去，没这本事，我在你地盘上晃悠，你就得忍着！

池志彬哈哈一笑，不管丁山说什么，他都当好话听——这也是做官的基本功之一，骂自己的人太多了，上级骂，同僚骂，下属更得骂。要是句句都过心，那得给气





官场女人

死，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一般的骂装听不见，精彩的骂，就当相声听，而类似于丁山这样含沙射影的骂，干脆就当表扬听。

笑完之后，池志彬亲热地拍了拍丁山的肩膀：

“丁局果然是干事的人，组织上是真照顾我啊，给我派来了这么好的助手。好，太好了，我今天当着咱们组织部的领导表个态，我们一定配合好，一定把城建局的工作搞好。”

组织部那些人精们看这些事已经看得太多了，所以也不搭理他们两个——愿意斗就斗去，我们的活干完了，我们走了。

周一一大早，机关大楼里就充满了“喜悦”的气氛，当然，这种喜悦并不是因为什么众所周知的大事儿引发出的那种整体性的欣喜感，而是当在一个环境中，每一个人都做出了那种欣喜快乐的样子之后，强加给这个世界的喜悦。

男人们都容光焕发、衣着笔挺，高谈阔论着周末又去哪儿哪儿登山、运动了。而女人们经过了一个礼拜天的滋养——她们一般都会利用周末的时候去做做护理、整整头发，所以样子也都看着精致了很多，她们彼此亲亲热热的打着招呼，怎么也不像才两天没见面的样子。

不论男女，每个人的眼角眉梢都带着喜气，都像是遇到什么高兴事了。可实际上，他们也没遇到什么事，只是他们已经习惯了，一旦进入这个院子、这座大楼，就得显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样子来，否则，你只要敢稍微显出点儿心烦意乱的样子来，不用半个小时，关于你的各种流言蜚语就会在半小时内存遍整个大楼。

所以网上议论纷纷的那种，白领中流传的周一病、长假病，是绝对不会从机关大楼里的人身上看到征兆的。这里面的人，就算真得了这种病，也会把它们深深埋在心里而不会挂在脸上。

今天是丁山第一天上班的日子。按照常规，他来城建局做副局长，是需要组织部派出专门人员把他送到城建局，然后把城建局的全体员工组织起来，由组织部当众宣读一个任命的。丁山当然也履行了这套手续，但是履行的不太彻底——

那天组织部的人走了，丁山也就走了，上任仪式也就这么不了了之了。而今天，当丁山走进城建局的时候，甚至还在满怀兴味地想：

今天池志彬又会给我整一个什么招儿呢？他不能周一一大早就又唱空城计吧？

今天丁山穿了一件半新不旧的夹克，一条半新不旧的裤子，初来乍到的，越低调越好，人们不是老说吗，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听起来有点儿矫情，可还真有几分道理。

可以说，丁山是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才推开池志彬办公室的门的，他觉得，不

